

一杯咖啡
一段爱情



咖啡馆里的独身女子

才子佳人是笑话，俗夫凡妇有文章。

最美丽的传奇，在民间；

最浪漫的情事，在岁月。

你的咖啡馆
曾是我的城

陈 或 著

你的咖啡馆

曾是我的城

陈彧◎著



中国财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的咖啡馆 曾是我的城 / 陈彧著. —北京:中国财富出版社,2015.7
ISBN 978-7-5047-5603-9

I.①你… II.①陈… III.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15)第 053459 号

策划编辑 张彩霞

责任印制 方朋远

责任编辑 张彩霞

责任校对 杨小静

出版发行 中国财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 5 区 20 楼 邮政编码 100070

电 话 010-52227568(发行部) 010-52227588 转 307(总编室)

010-68589540(读者服务部) 010-52227588 转 305(质检部)

网 址 <http://www.cfpress.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047-5603-9/Z·0188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张 10 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83 千字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差错·负责调换

楔 子

她说，一念起，花开处。她是“一念起”了，可花，却开在了别处。

风是轻柔的，也是冷漫的；叶是斑斓的，也是寒酸的。毕竟，这已经是深秋了，深秋，正是叶落时，所有的斑斓不过是最后的挣扎。而山里的深秋，就是清风，也带着那么一点点刺骨的冷寒。

这是一座孤寂的冷庙，香客没有，香烟没有，只有一个冷的香炉，还有三座已经看不出真面目而略显狰狞的塑像。

一个穿青灰色休闲装的女子走进冷庙，她的手里拿着一把拂尘。她不是尼姑，不是道姑，甚至不像修行者，尽管素裹淡服，但她却浓眉重目。眉，是极度夸张的绣出来的拱桥；鼻，

是极度饱满的妆出来的立柱；嘴，是极度溢流的涂出来的樱桃，带血的樱桃。

在她的身后，居然跟着一架黑乎乎的长臂摄像机，摄像机后面，是一个满脸胡碴的黑胖子。女子拿着拂尘，妖娆地转身，妩媚地一笑，手，是指着塑像，脸，却对着镜头。她说：“我要让埋没在这里的佛像，从此重见天日。”十足救世救国的派头。

说完之后，女子拿着拂尘走近塑像，轻舒云手，慢转妙身，拂尘在塑像上跳动。女子拉开的架势，大概是想要做到诸如“腕如扶柳，腿似清风”之类的曼妙，可一拂尘下去，尘烟四起，云雾迷茫。尘烟细小，无孔不入，女子眼睛进了迷烟，鼻子呛了灰尘，嘴巴吃了沉香，她扔了拂尘，一手揉眼睛，一手捏鼻子，蹲在地上，剧烈地咳起来，一边咳，一边唔哩哇啦地乱叫着。

黑胖子无动于衷，半张脸躲在摄像机后面，专注于拍摄。女子眯着眼睛怒吼起来：“不知道过来帮老娘一把，你是干什么吃的？”黑胖子这才从摄像机后面挪开脸，朝着女子看了看，一脸茫然地问道：“我怎么帮你啊？”

女子已经能睁开眼睛了，她半眯着眼睛，恨恨地瞪了一眼摄像师，看着那个大黑块头要挪过来，她反而打了个寒战，

说：“算了，算了，你哪里懂，这是一个我救佛、佛救我的故事，你哪里懂？算了，刚才这段掐了。继续。”

女子从地上捡起拂尘，继续扭腰摆臀，继续纤手飞尘。可拂尘刚起，她那拱桥式的眉头就皱起来，她的手一下子凝在了空中，她回头对黑胖子说：“先暂停，你来擦，差不多了，我再来。”

黑胖子并不答话，只是慢吞吞关了摄像机，一步一挪走过来。他的脸依然保持着刚才的茫然，就连眼睛，也是素淡无神的。他一手接过女子手中的拂尘，一手把帽衫的帽子带上，然后一低头，下巴一拱，把嘴和鼻子都塞进帽衫里面。一切就绪后，他猛地抡起拂尘，左右开弓，照着塑像就是两下。

女子尚未走开去，看到他把下巴拱进帽衫里，鄙夷地笑起来，冷不防拂尘飞起骤落，尘烟再起，她被呛了个满眼满嘴，她愤怒地想要咒骂，可一通咳嗽堵住了她的嘴，她赶紧捂着口鼻，咳嗽着跑出了冷庙。

女子远远地站在庙外，看着尘烟颗粒在庙门处肆意飞扬。太阳光恰到好处，把尘烟死而复活的灵气渲染得淋漓尽致，一颗颗，一粒粒，尽情飞扬。这些已经沉寂多年的尘烟，终于有了躁动的一刻，终于有了继续躁动的理由。

女子显得很高兴，开了摄像机，让镜头对着自己，说：

“在经历了那么多年的沉寂之后，我佛终于再见光明，这是天下之幸。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跟着我一起做些善事，积善就是积福。你为佛做了事，佛自然会恩赐你幸福……”

一语未了，黑胖子踉踉跄跄从庙里奔出来，一头撞在了女子身上。女子被撞了一个趔趄，那幸福的“福”字就在空中拉长了线，曲折婉转着飞起来。女子抢了好几步，才扶住了庙墙，没有倒下去，那被拉长的“福”字也才终于落了地。

女子回头看，黑胖子正蹲在门口一侧，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喘气的幅度太大，以至于他的身子也随着一起一伏的，就像一个波动的巨大的水球。

女子气愤地骂道：“你没长眼睛啊？”黑胖子狠狠喘上一口气，说：“你都来做佛事了，为啥还不积点德呢？”

女子白了他一眼，说：“你懂什么？我挑的头，自是我积的德。别看你扫佛像，好事也和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知道为什么吗？这就是‘一念起，就是花开’。”

黑胖子嘿嘿一笑，黑的胡子碴裂开了口，从中间闪出一排整齐的白牙。原来，他是有表情的。他一边笑一边说：“你说好事是你的，就是你的？你喜欢做导演，安排别人的人生也就罢了，如今还喜欢安排佛的人生，不，佛的佛生。你这造行太大，我看着就害怕。”

黑胖子说完，开始收拾摄像机，似乎要收工。女子急了，问道：“你干什么？今天还没开始呢！”

黑胖子头也不抬地说：“灌顶就不该把这咖啡馆都交给你来经营。搞网络营销是对，可我还没听说用扫佛殿来做网络营销的呢！你要实在闲得慌，你还是找那个小白脸来拍，我这情调，够不着你。”

女子更急了，不扭腰，不摆胯，威风凛凛一步踏过来，说：“黑胖子，你可别找不自在，你别看我安排不了小青的人生，可我还能安排得了你的人生。”

黑胖子抬起头来，认真看了看那女子，笑了，说：“你要真是能认认真真进去扫个佛像，不拍照，不作秀，那还真没准，你就能安排我的人生，我也许愿意做你的楚门。”

女子愣了，可就一愣神的工夫，黑胖子已经扛起摄像机走了。女子转身看向庙里，庙里，尘烟沸腾，可那塑像，依然面目不清。原来，模糊塑像的，并非灰尘，而是岁月。

女子坐在庙前的台阶上，她想起了小青，想起了灌顶。她是曾经“一念起”了，可是花却开在了别处。她喃喃地说道：“我只是起了个头，真正做事的是灌顶啊。为啥我感觉罪过全都是我的呢？”

微风起，树梢动，一片落叶飞上她的肩头。她扭头望过

去，那竟是一片红绿各半的叶子。再过些日子，只是再过些日子而已，这叶子就全红了。能懂她的，不是道德，永远不是道德，也不是金钱，不是她喜欢的金钱，能懂她的，只有岁月。

岁月老了，她的心才慢慢轻起来。人们总是喜欢说，如果再来一次会怎样怎样，可没有人知道，让岁月老起来才能怎样怎样，岁月老了，人，才慢慢熟了，才能随心所欲。

她顶着尘烟，走进庙里，对着那几座塑像跪下去，双手合十，默默念道：“让小青，让灌顶，有情人终成眷属。可是，小青，灌顶，是有情人吗？”

你的咖啡馆

曾是我的城

目 录

恋爱是一只黑脸的猫

002	等蝉再来的女子
010	睡不着是可耻的
017	蝉女的惊悚告白
025	一个世界两个极
034	石榴就是要遇见唐伯虎
042	扑面而来的温润如玉
051	豺狼去了青草露出

- 060 我为甄嬛看坟茔
068 是山无棱还是天地合了
079 红尘如此，恋恋可否

杜鹃啼血，换不回一场春梦

- 088 八千里路云和月
097 放下了长发的姑娘
103 逃离了命，逃不了运
111 夜黑风高的窗外有一个少年
119 花不飞花雾是雾
125 错过你，为遇见谁
133 电到高潮是短路
142 我和她的绝对领域
157 大风吹，吹走黎明，吹来黄昏
164 从前，有一只小狐狸
173 你，是我的菜单
181 既为精卫，何苦填海

纸上风华，风来既碎

192	是要计划还是打破计划
199	回到那回不到的过去
209	横生枝节的一个男人
217	赐旅行一场艳遇
227	穿过骨头抚摸你
236	辜负了这韶华日
246	飘飘好梦随落花
255	梦中又说人间梦
262	当剔透玲珑遇上痴呆懵懂
273	反策划，借别人的翅膀飞
279	昨日少年今何在
286	人鬼，情能了吗
293	空团圆实是云外歌声
300	红尘千丈，血亲无缘

恋爱是一只黑脸的猫

别看黑胖子胖，黑胖子却有一个娇小玲珑、白皙粉嫩，当然也千娇百媚的小女友。黑胖子说，恋爱是一只黑脸的猫，诡异、特别，掺着妖魔的异动，却最最平凡。

黑胖子并不是我这本书的人物，他是我的说书人。

黑胖子说，恋爱，从最散漫的地方开始最好，不求一见钟情，也不要天长地久，只是天黑了，路远了，一把野火点燃了，就是如此。

可黑胖子不知道，男人遇上女人，也许是一把野火，女人遇上女人，那就不只是天黑了，路远了，而是风停了，浪却不静。黑胖子更不知道，有人谈恋爱，能谈出天、谈出地，有人谈恋爱，能谈出鬼神、谈出瘴气。

等蝉再来的女子

黑胖子说，女人就应该在男人那里找到自己。灌顶表示同意，她的理想是，找一个罗纳尔多一样的丈夫，劈一个内马尔一样的腿，生一个贝克汉姆一样的儿子。

夏日的午后，灌顶又被那只飞上纱窗来嘍叫着的蝉惊醒了，还惊出了一身的冷汗，惊出了一身的贱气。这蝉已经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降临纱窗，挥之就去，再来，那就一定有玄秘的情由。莫非，莫非，它是爱情的代言，或者是思念她的人转世，抑或者是变身？

灌顶是不介意让脑子在情字范围内用力活动一下的，可那蝉却冷不丁停下来。震耳欲聋的嘶叫，一下子变成了两耳空荡荡回旋无极的余响。这又惊着了灌顶。她这才把目光转向纱窗，转向那只鼓翅而鸣的家伙。

黑黑短短的身材，翅膀，是带着闪闪的金绿色的丝线的，然而却有一种不干不净、看着有病的感觉。有点丑！有点，嗯，恶心！灌顶不由得长叹一声，对着蝉高声叫道：“有情没有路，此路走不通。”那只蝉不知道是受了惊吓，还是听懂后羞惭，振翅而飞。纱窗，微微颤了一下，又恢复原有的平静，又是那副千眼千口的遮拦。

灌顶又是长叹一声：“有点可惜，就算是臭皮囊吧，可终究是钟情一场，怎么还没来得及和有情人对上眉眼，就这样飞走了呢？如果这一辈子续不上情缘，那是不是又得等上千年？”

灌顶不忍心让这个精彩的故事没有后续，马上打电话叫我，让我们在咖啡厅会合，将这个千年传奇传扬下去，以便寻出一个断桥重遇的后续机缘。

咖啡厅原是灌顶的职场，可自从她升级为老板娘后，她就很自然地把这里当成了上中下大小一千女人的八卦战场。穷的，富的，美的，丑的，老的，少的，有不良嗜好的，有奇怪习惯的，各种各样的女人，络绎不绝，极大地丰富了这咖啡馆的传奇色调。

不幸的是，八卦是战场。每次硝烟散去，打扫战场的时候，人们都会发现躺在血泊里呻吟的，只有她灌顶。她无限

凄凉地哀号着：“为啥，上天就不给我降下一个情郎？让我真真正正做一个老板娘，而不是，老板，姑娘。”那神情，让你安慰不是，调侃也不是。

因此，每次听说灌顶要出洞，我总是有些胆战，一定要找它千八百个理由，能推得推，然而几乎没用，灌顶有万八千个申斥和控诉，一句接一句砸上来，让我汗颜羞愧，不得不依昭而来。

灌顶的咖啡馆坐落在闹市的一隅。咖啡馆有两个区域，一个明区，一个暗地。靠近街区的这一面，落地的大窗，可以捕捉充足的阳光。明晃晃的阳光下，方的桌，条的椅，整整齐齐，井然有序。放了学的中学生也喜欢在这里叽叽喳喳上一阵子。灌顶倒也喜欢，她说，这让她这个老板、姑娘更年轻了一些。这就是明区了。

这是一个闹市区，这样的宽敞明亮到底不多，咫尺之外，咖啡馆就拐了弯，里面，则是另一片天地。有门无窗的条件，让灯光也恍惚起来，橘黄的光，影影重重，似明还暗。而橘灯下的摆设，桌子形状不定，椅子沙发各异，就连墙壁，也是随意的一幅画，加上漫不经心的一块壁挂，或毛织，或印染。来暗地的人，身份不定，年龄多层，就连来的目的也是各怀心事，各显各的本能。带着手机的、笔记本的、iPad的，